

揭阳话中几个特殊的变音现象^①

郑智勇

提要 揭阳话是潮汕话中较为古远的一种次方言,有各种变音现象。本文只概括其中几种,即丢音、换音、重叠变音、谐音、合音、讹音。了解这些现象对于我们研究潮汕方言的空音现象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主题词 变音现象、榕城话、掉落音素、变换音素、重叠变音、拟声词、合音现象。

揭阳话存在几个特殊的变音现象,这些变音现象既有与潮汕方言的其他地方话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于其他地方话的地方,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因而,认识这些特殊变音现象,也是潮汕方言研究中的一个方面。

揭阳话习惯上以榕城话为“标准音”。尽管近十年来,榕城外来人口猛增,已经使榕城话渗进了各种别的成分,但是,老榕城话的主体位置却没有变,它只是产生了“不纯”的倾向而已,而这种倾向却正是语言发展的一种轨迹。因此,本文不排除这种倾向,有时也将这种倾向纳入认识对象之中。

下面分述这些特殊变音现象。

一、掉落音素的变音

某一音节在一定语言环境中,自然地掉落其中的音素而异变为新的临时的发音,这种现象,就是掉落音素的变音。它的产生,一般取决于发音速度的增快,在增快速度时,某些音素便会自然掉落。这

一点,与普通话 iou→iu 的变读音正相同。下面以“到、过、了”三字说明。

到 kau³ 作为助词充当补语标志时,“到”既可念本音,也可以变音。如“好到勿咀(好得很) ho² kau³ māi³ tā³”中,“到”可以有几种变音:(1)、掉落声母,读为 au³;(2)、在 au³ 的基础上,再掉落元音 u,读为 a³;(3)、在 a³ 的基础上再增加鼻音,读为 ā³。

过 kue³ 作介词引入比较对象时,“过”也能变音。“好过也个(比什么都好—表示“很好”) ho² kue³ me⁷ kai⁵”中,“过”除读本音外,还能掉落声母 k 和韵母 u 而读为 ε³。

了 liau³ 助词“了”有三种变音情形:(1)掉落声母 l,读为 iau³;(2)掉落韵头 i,读为 lau³;(3)声母和韵头都掉落,读为 au³。

从上例可知,掉落音素的变音有两个特点,即不管掉落什么音素,本音发生什么变化,它的调值不变;另外,它始终保

① 收稿日期:1992年2月

留的都是也必须是本音的主要元音。

二、变换音素的变音

这种变音指某一音节在语言交际中,自然变换其中音素而产生新发音的现象。如:

事 se⁷ 与“乜(什么) me⁷”字组合时,有读本音 [se⁷] 的,但更多的是读 [he⁷]。[he⁷] 是由 [se⁷] 变换了声母而产生的;可是也有只读变音不读本音的例子。如“寄事你来(托口信请你来) kia³he⁷le²lai⁵”,“寄事你(委托你) kia³he⁷le² (le³)”,这个“事”字都读变音不读本音。

些 se¹ “照些(这样) tsi³hē¹”、“向些(那样) [hio³hē¹]”的“些”,除本音外,多读为变音 hē¹。

是 si⁶ “唔是(不是) m⁶hi⁶”的“是”,也是变换了声母的结果。

干 gaŋ³ “干”是一个多功能动词,就象普通话的“搞”字。“干”的本音在揭阳话中使用频率虽高,但其变音 [taŋ³] 的使用更普遍,成了一个突出的“揭阳话(语音特点)” :打扑克叫“干扑克 taŋ³p ‘uk⁴k ‘yk⁴”,被他偷去叫“乞伊干去 k ‘ep⁴i¹taŋ³ke³”,在哪里拿的叫“在乜地方干个 to⁶me⁷ti⁷hē¹taŋ³kai⁷”。看来,这类变音都是变换声母而来的,其它音素的变换似没见过。

三、单音动词的重叠变音

这种现象的详析见拙作《潮汕方言动词的重叠变音》(《韩师学报》九一年二期),这里只简述一下。

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人们将单音节动词重叠之后,在重叠式中的第一音节上产生变音,使之成为前缀。这个前缀的读音,其声母、调值与原动词相同,韵母却一定是 ek(这个产生这类变音的共同韵母,可称为“母韵”)。单音动词的变音过程如

下:

走 tsau²→走走 tsau²tsau²→肿走 tsek² tsau²

“肿”为前缀,表声不表义,其声母、调值都从“走”字来,“母韵”为 ek。

四、拟声词的变音

和潮汕各地方话一样,揭阳话的拟声能力很强。在所有的双音拟声现象中,有一种特殊变音现象。这种变音,是在双音节拟声词的第二音节中发生的,而后生成了新的发音,成为第三音节(姑称为后缀)。如“乒乓 peŋ⁷puk⁷”“乒乓叫”“乒乓吼”,可以通过变音生成第三音节,构成“乒乓隆 peŋ⁷puk⁷luk⁷”“乒乓隆叫”“乒乓隆吼”的拟声格。其中“隆”是用“兵”的韵母和调值,与声母 l 相拼得来的(声母 l 是共用声母,可称为“母声”)。再举几个例子:

吱咀 tsi⁶tsu⁶→吱咀噜 tsi⁶tsu⁶lu⁶→吱咀噜叫 tsi⁶tsu⁶lu⁶kio³

吱嘎 ki⁷ka⁷→吱嘎啦 ki⁷ka⁷la⁷→吱嘎啦叫 ki⁷ka⁷la⁷kio³→吱嘎啦吼 ki⁷ka⁷la⁷hau²

砰偏 p ‘eŋ⁷p ‘iaŋ⁷——→砰偏练 p ‘eŋ⁷p ‘iaŋ⁷lian⁷→砰偏练叫 p ‘eŋ⁷p ‘iaŋ⁷lian⁷kio³→砰偏练吼 p ‘eŋ⁷p ‘iaŋ⁷lian⁷hau²

的笃 tik⁴tuk⁴→的笃碌 tik⁴tuk⁴luk⁴→的笃碌叫 tik⁴tuk⁴luk⁴kio³

上例“吱咀”“的笃”不能构成“吱咀噜吼”和“的笃碌吼”的变音形式,是因为双音词本身便不能与“吼”字连词,这是词法问题,不能说明变音上的问题。

单音节动词的重叠变音有一个外来的“母韵”,拟声词的变音则有一个“母声”;前者产生前缀,后者产生后缀,这些实在是很有趣的现象。

五、合音现象

合音现象也是语言交际需要的产物。

在实际交流中,人们将多音节词切合而成单音节,称为合音词。原来的多音节不用而新的音节出现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音现象,这种现象,古代语言及现代语言包括方言都存在。揭阳话的合音有几种:

1. 双音词的合音

阮阿 $uaŋ^2a^1 \rightarrow$ 安 ua^1 “阮”为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安”却是“我(们)(的)”。

伊阿 $i^1a^1 \rightarrow$ 呀 ia^1 “伊”为第二人称代词“他”,“呀”却是“他(的)”。

2. 三音节的合音

恁伊阿 $neŋ^2i^1a^1 \rightarrow$ 领 $niā^1$ “恁”为“你们”,“领”是“你(们)(的)”

伊阿姨 $i^1a^1i^5 \rightarrow$ □ $iāi^6$ “伊阿姨”即“他的娘”,如北人詈语“他娘的”,合音词意义仍原。

3. 四音节的合音

恁伊阿姨 $neŋ^2i^1a^1i^5 \rightarrow$ □ $niāi^6$ “恁伊阿姨”即“你的娘”,也是詈语,合音词仍原义。

从上面各例看,合音过程基本上是在切合时掉落了一些音素,保留了部分音素的变音现象。这种现象,目前仍有发展趋势。如在某些涉外单位中,常听到尊称“×先生”为“×生 $seŋ^1$ ”,这是快念的结果;又,某些场合,人们表感叹时,会脱口说“旺 $uāŋ^6$ ”,“旺 $uāŋ^6$ ”是“我卵(男根) $ua^2laŋ^6$ ”合音,这是避忌的结果;在特指某人或物时,会说“个赶⁶(这东西) $kai^5kuā^6$ ”,“赶⁶”是“棺材”的合音。

六、讹音现象

讹音现象同样为变音现象,是因近音同音讹读而变音的现象。如:

明经第 $meŋ^5kia^1tai^6 \rightarrow$ 民兵第 $meŋ^5pia^1tai^6$ (多为文盲者口语)。

圣爷宫 $siā^3ia^5keŋ^1 \rightarrow$ 仙爷宫 $siaŋ^1ia^5keŋ^1$

鱼鲜街 $he^5ts i^1koi^1 \rightarrow$ 鱼鳃街 $he^5ts i^1koi^1$

赖蔡宫 $nāi^6ts 'uā^3keŋ^1 \rightarrow$ 内菜宫 $lai^6ts 'ai^3keŋ^1$ (赖蔡宫为榕城中纪念姓赖姓蔡二官的宫庙,今讹为内菜宫,当系旧时官话读音影响所致)。

钓桥 $tiō^3kio^5 \rightarrow$ 吊桥 $tiau^3kio^5$ (榕城西门外有钓鳌桥,民间省称吊桥。考此桥自明至清,从未“吊”过,所谓吊桥云云,纯系钓桥讹读)。

金城 $kim^1sia^5 \rightarrow$ 禁城 kim^3sia^5 (揭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禁城,在榕城。考此地古来未为京城,何有“禁城”?实则该处古为“金城”,今讹为禁城)。

以上六种变音现象中,掉落音素的变音和变换音素的变音没有增加音节,单音动词的重叠变音和拟声词的变音则增加了音节,而合音词又压缩了音节,这五种变音现象,是造成揭阳话空音现象多的原因之一。了解这些现象,对于我们研究潮汕方言的空音现象,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于讹音现象,尽管它不增减音节,一般上也不造成空音现象,但其因讹而致曲解词义,造成人们理解上的错误的危害性,却是值得注意的。